

大鬼湖割記之一

陳玉峯

「無以計數的大小蛇族交織排列，迤邐連綿成一條山徑。巴攏公主踏在韻律蠕動的蛇背上，輕快前行。說是疾行，其實她幾乎紋風不動，是蛇族細密的背浪，承托著她流走。旁側的蛇族也沒閒著，一路編織著公主的嫁妝」

「巴攏公主到了巴尤池，蛇道筆直鋪展到池心，但是只有百步蛇族可以進入池邊及池面。公主在池心洗手、濯足、淨身，換上新手套、新衣；她的容顏及裝扮，恰似四季天候所有的彩粧，隨著心思而變化，而人世間的辭藻無法去形容它」

「蛇道蜿蜒縱走，來到了達羅瑪琳，三個古老的湖、池地。盛大的婚禮在天地、湖心之間舉行，所有的生靈、精靈都參與，蛇王與公主在傘蓋下翩翩起舞，而後，緩緩在湖心沒入水中，百步蛇族則繼續在湖面上輕舞，直到今天，只要陣風拂過水面，蛇舞的陣仗就整齊劃一地排開」

哈利瑪歐低沈的嗓音平穩地敘述，但對於故事的細節時而只剩下呢喃、咕嚕，以致於我不認為他在講話，而是公主親口在對我訴說。

「公主把她的頭紗輕輕上拋，湖面上就有了雲與霧；把她的衣裳向周遭揮灑，山脈大地頓時披滿森林；她的嫁妝安放在『紮卡濫』，也就是大鬼湖的第三小湖（西小池），以及與之相通的『利蒜』，即第二小湖（東小池），其實，第二、三小湖皆可叫『紮卡濫』，意即大房子旁側的小房子或廂房；公主住在大湖，名為『卡達阿濫』，意即主要的房屋，包括客廳，而且，還有『最大的頭目』的意思；整個大鬼湖地區就叫做『達羅瑪琳』。公主是我們魯凱的祖先，加上榮耀，我們的族人死後，靈魂也都來此歸依」

生就濃眉方臉的哈利瑪歐寡言沈靜，予人嚴肅感，因而一開始我也不怎麼注意他。我們一行 15 人，要前往大鬼湖，拍攝高地湖沼及台灣杉，我被賦予聊充路人甲的角色，偶而解說關於生態方面我有限的所

知；哈利瑪歐則以魯凱耆老的身份，充任在地嚮導，並負責其文化的說明。

哈利瑪歐除了與魯凱麥的母語交談之外，罕見向人說話，鏡頭前受訪還得魯凱麥的翻譯。他之所以引發我的注意，不是頭戴百合花、多種鳥羽及蛇紋飾，而是每逢大夥兒精疲力竭、林徑小憩之際，他背倚奇重無比的木背架（像極了貨櫃、船運的木架框），蓆地靜坐，一旦坐定，那氛圍直似坐死了半個世界的紛囂，而鬼神迴避、精靈沈睡，或俗話說的老僧入定。有兩次，摸黑趕路中，我沒有猛然或突然地「猛然」發現他躺在箭竹叢中等候同行。我必須使用「沒有猛然的突然」這樣的字眼，是因為通常人在黑暗而闐無人煙的世界，冷不防碰著人或其他動物，總會作驚嚇或之類的本能反應，然而哈利瑪歐不具備這種性質，他在那兒跟一株長尾柯或森氏欒杵在林間沒有差別。他走路時是動物，靜止時只是歸位的樹。我想跟他不刻意地談天。

2008年12月28日夜深，大鬼湖伏流水口營地上，大夥兒都已窩入睡袋中，我與哈利瑪歐促膝營火旁。我想起白天在「紮卡濫」池畔，他指著昆欄樹對我說：「這叫『迪拉魯』，飛鼠吃它的果實與嫩葉，吃掉了的果實，山豬、水鹿也撿來吃」；再指著玉山箭竹：「這種『迪拉魯曼』海拔得2,000公尺以上才有，這裏是水濱，故量少」而旁側的魯凱麥正在鏡頭前講解「磨辣劃」，也就水鹿換角，摩擦樹皮的痕跡。

我也想起26日夜宿雨古亭，魯凱麥沒花多少時程即獵殺了兩頭母山羌。27日早餐後，麥導要我講解此間闊葉林生態系，我從「莊嚴國土、成熟眾生」的譬喻，談到狩獵的窘境與弔詭，並非都會法規或是小是小非的二分對錯，我知道現場取締盜獵的公職人員必然心驚肉跳，我知道這段錄影不可能公開播出，我也並非在指責任何人，人一有心執，衝突、紛爭、傾軋接踵而至。沒有一種水聲可以完滿詮釋風濤；傳統無能解決的，文明依然在苦惱。我講完後，哈利瑪歐握著我的手對我說：

「你是我祖先」我了解其意為「你說的跟我們祖先一樣」

營地位於風隙，冷風虎虎。我問哈利瑪歐：「你在深山孤獨一人，想什麼？」

「我去打獵，我想著打獵，去那裏、走那裏，然後，等著我的夢。夢中，神、祖先會來告訴我。你要拿嗎？你不拿麼？你的命是否會斷送？無從預知啊！能否得到什麼東西，我們看不見啊！神與夢會告訴我」

「烤著火，你想什麼？」

「就睡覺啊！感覺著熱、熱、熱、熱……」

「山間夜深，你曾經恐懼、害怕？」

「沒有。民國 47 年起，我跟隨父親打獵，野地裏爸爸跟我講解每一座山，如果山背斷了，就會有懸崖、峭壁，走夜路得避開；這是什麼樹、那是何種木材；什麼動物會有什麼習性……，慢慢地我才知道了許多事。山上很高、很大，為什麼？因為有許多祖先的阿公、阿嬤住在這裡。你來，你得尊重祂，才會有好的回報……」

「曾經有個他族人，來到『卡達阿濫』，射殺了湖上水鴨（註：可能是鴛鴦），並燒烤來吃，結果差點兒死掉。我們來這裡，不能喧嘩，一草一木不得亂動；你不守規矩，你不尊重祂，祖靈立即降下雨霧，他不送東西給你，甚至會處罰你。我在山裏，處處與祖先同在；自己要照顧好己身安全，就不知道什麼叫恐懼」

1980 年代迄今，我耳聞許多大鬼湖的奧秘與傳奇，包括荒腔走板或完全否定巴攏公主的故事者，無論如何，大致上可化約出禁忌、祖靈崇拜與傳承等三元素。早在 20 餘年前，我解析中央山脈主稜縱剖面，認定能高-安東軍、塔芬池與雙鬼湖地域，正是台灣高地演化的三大隔離機制區，特別是後者，從卑南主山到北大武直線距離 60 公里山區，主稜陡降大約 2,000 公尺落差，導致大武地壘的高地生界與中央山脈的傳承斷線，北大武的台灣鐵杉族群也因而在型態上異於中、北台。而這 60 公里崩陷區的最低點，正位於大浦山南北區塊，也就是紅鬼湖、大小鬼湖所在地。

以白話說，三鬼湖暨其南北段落乃是全台灣地體最脆弱、最易崩塌的險惡地。東西各川流的向源侵蝕劇力萬鈞，挖掏劫掠各顯神通，迫使此等山區不復山稜本色，逼得地理學家只能以地形「古老」來形容。這

古與老指的是山系的生老病死，甚至於死去活來而遍佈湖地沼澤。

當年我認定，魯凱先民等，承受頻繁的地變與劫難，切身之痛的經驗口耳相傳，且蛻變為禁忌，禁忌層級甚至提升到戰戰兢兢的禁聲、禁影，隨後，復將祖靈崇拜的象徵暨圖騰置放湖中，就人地關係或土地倫理而論，誠乃台灣文化的真典範；巴攏公主與蛇王不只是傳說、神話或靈異故事，直是活生生的生態經、律、論。

巴攏公主的頭紗，是東北季風、西南氣流在此中央山脈最大風隙地的大截留，一旦高聲喧嘩，音波能量傳導，霧雨當然順勢流瀉；公主的衣衫不就是原始林木鬱鬱蒼蒼？它們蓄積、蘊涵最大的水資源，更張結脆弱地千年的穩定，一旦你撕毀公主的錦繡，山崩地裂只是常態；公主、祖靈的庇蔭下，孕育了野生物的生生息息、永續孳長，同時，提供台灣東西物種最大的流通管道及棲地，賜予魯凱族人豐富的蛋白質，並確保中、下游部落的穩定與安全。

三鬼湖區域以下，高屏溪中下游，也就是海拔 1,600-1,400 公尺以降地區，是所謂「雨影帶」，冬乾旱季長達數月，氣候與之恆春半島如出一轍，多納林道下半段，黃毛榕、克蘭樹、印度栲等指標植物誠乃地理胎記與鐵證；設若沒有公主與聖湖水脈的挹注，高屏西南半壁的旱象恐將不堪設想。

1983 年 11 月 21 日我首度勘調大鬼湖，4 分之 1 個世紀又 37 天之後再度登臨湖畔，敬畏、感恩的心情一如昨日，更幸運的是，我遇見了哈利瑪歐，一位巴攏文化的繼承人，再度溫習我的山林夢。至於我與公主的承諾，早在 1990、1991 年的台灣第二次森林運動中履約，我以屯子山的檫木林事件，發動在都會的抗爭半年，責成國家頒佈天然林禁伐令，塵緣世事已了。因此，此度前來無得也無失，然而我卻失眠兩度。或許，我該把心縮小成一點、集注到一點，等著台灣地土的老祖母前來託新夢。